

此木为柴话沧桑

□朱根源

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柴”位列七件事之首，足见其关乎日常民生，缺一不可。以前，人们总习惯把工资称为“薪水”、“薪金”、“薪俸”或者“月薪”。薪者，柴火也。顾名思义，所谓工资就是人们用劳动赚取每月家里必需的“柴火”而已！

自从人类告别茹毛饮血的野蛮时代，进入熟食的文明社会后，柴火和人类就如影随形，再也无法分开。多年前，人们还委婉地将生计艰辛形容为“家里烟囱冒不出烟了”，可见柴草的多寡可判断一个人生活质量的优劣。因此，也可以说：“工作的最初目的是赚取‘柴火’，‘柴火’的多寡又可影响工作情绪。”

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太仓城里人家大多有大灶，一般是两眼灶，大锅烧饭、中锅炒菜。大灶外沿另加一只“发镬”，以温水洗涮碗筷杯盘；灶壁下有一只汤罐，内部温水可供全家人盥洗；灶壁上画着些丹凤朝阳、喜鹊登枝之类色彩鲜艳的风俗画，以增添喜气。人口多的人家大灶上再添一口小锅，俗称“三眼灶”。而一些贫困人少之家没有大灶，只能买一只独眼小“航灶”炒菜做饭。每到做饭时辰，你站在北门青石桥头放眼四望，家家户户炊烟袅袅，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幅温馨祥和的“市井炊烟图”！

大灶所需柴火分稻柴（稻草）和树柴（柴片）两种。当年，农民挑一担稻柴或者树柴进城走街串巷叫卖是寻常事。稻柴火力不足且灰多，仅用其引火，烧饭做菜还得靠树柴。农民一般把不成材的老树或者枯树锯成一尺有余、不足两尺的树段，再劈成柴片，捆成小捆挑进城叫卖。有些农民为了节省走

街串巷的时间，直接把柴火便宜卖给中间商开设的柴行，城里需要柴火的主顾再去柴行购买。这就是太仓东郊柴行街的前身。当年，农民挑担卖柴绘就了一幅“樵夫卖柴图”。

点着很少的稻柴，再去引燃树柴是一件技巧性很强的活。记得我读小学二三年级时，家里曾经有过一个简陋的独眼土灶。我和祖母的一日三餐就是靠这个小土灶完成的。有一天，祖母病了，躺在床上起不来，我只能自己烧粥，可是怎样引火把我难住了！我把灶前的引火柴全部点光了，灶肚里的硬柴硬是没点着。眼看着别人家的孩子都背着书包上学去了，而我的粥还没烧好，当时急得我直哭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进入六十年代，煤球逐渐取代柴草，成为城里人家的燃料主力军。最初，煤球大如鸡蛋，也许是不大好烧之故，后改为蜂窝煤。煤球是城里居民的“专利”，要凭居民购物卡或者煤球票才能买到。每月到煤球店把称好的煤球小心翼翼地搬到脚篮里或者平板车上垒好，一路上小心翼翼地挑着担或者推着车，回到家又小心翼翼地从脚篮里或者车上搬下来，再小心翼翼地垒在家里不易碰到的角落里。即使如此，仍有煤球会碰碎。碎煤球会被收集好，以待每晚封煤炉用。

“引煤炉”（给煤炉生火）是一场测验人们耐心的“考试”。清晨上学路上，就有不少人家在门前引煤炉，煤炉里冒着烟，引火柴上顶着一只蜂窝煤，不见火苗尽见烟。行人在烟雾里穿行，真是“一路狼烟一路泪”啊！再看“引火人”一边扇扇一边抹泪，狼狈不堪。这就是当年太仓北门晨景之一的“狼烟穿行

图”！

引煤炉不逊于“打一仗”。因此，人们就想出“封煤炉”的懒办法，即每天夜里煤炉完成“任务”后，换掉烧枯的煤渣，加好新煤球，再把碎煤球搅碎加水拌成糊“封”住煤炉，只留一个小孔通风。翌晨开“封”，煤炉照常炉火熊熊。

当年，把一车车煤球从太仓西门煤球厂运到城里各家煤球店，既是脏活，更是累活。特别是拉煤球车上桥，运煤工人弯腰弓背，双手紧握车把，肩上车绳绷得像弓弦，颈上青筋饱绽、双颊汗如雨下。展现于行人眼里的是一幅充满艰辛的“挥汗运煤图”！

大约九十年代起，瓶装液化气开始受到人们青睐。我家和不少人家一样，开始使用瓶装液化气。当初，瓶装液化气是学校作为教师福利发给我的，我为此还特意添置了一副简易的液化气灶。因为乡下柴草充裕，我依旧烧大灶，液化气灶大多时间备而不用，成了摆设。但因点火方便，偶尔时间紧，我就会到液化气灶上炒一两盘农家小菜。

直到我全家离开农村，家里没有了柴草，也没有了农村特有的大灶，液化气才成了我家一日三餐不可缺少的燃料。和乡下大灶比，液化气灶擦拭方便，移动自如；和乡下柴草比，液化气不污染厨房地面，没有打扫满地柴屑的麻烦，而且不占地方；和引煤炉比，液化气灶点火轻松，没有引火、烟熏、封炉的麻烦。可有一个缺点，就是液化气用完后，要亲自到液化气站充气，路上往回运满瓶液化气可不容易：上桥和上楼梯都很费力，特别是退休后，有几次是路人帮忙推上桥的。

那些年，行路人和我共同演绎过一幅“推瓶上桥图”。

十多年前，我住进了现在的小区。小区不大，环境还不错，出行也方便。最重要的是小区里通了管道天然气。待到烧饭时，只要轻轻旋转灶头按钮，只听“扑”的一声，蓝色火焰就会在眼前欢快地跳跃起来。天然气绿色、环保、清洁、高效能，是理想的家庭燃料，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天然气使用方便，购买也省力。天然气即将用完前，只需到银行付足款，银行把天然气立方数打到IC卡上，把卡揣进兜里，天然气就算买回家了。这种事情再也不用着年轻人动手跑腿，就是我年近八旬的老翁也能轻松搞定。回到家，把卡往天然气表里一插，表上立马就把立方数“过电”到仪表上，整个买气过程没费吹灰之力就顺利完成了，再没有往昔的堆柴火之烦、运煤球之累、引煤炉之苦、拎气瓶之难了！走在街上，再也看不到农民挑担卖柴，也很少看到工人拉车运煤球和市民骑自行车运液化气瓶了！家里天然气灶或者仪表偶尔发生故障，只需往天然气公司打个电话，简单的，自己就可动手解决；麻烦的，也能请公司派维修师傅上门维修“摆平”。走在路上，很少看到管道天然气工人往返奔波的身影，呈现眼前的是一幅秩序井然的“市民出行图”！

坐在小区绿荫长廊的长凳上，和老年朋友们闲聊起曾经耳闻目睹的烧柴变迁史，刚退休不久的张老师感慨地说：“烧柴史从一个生活侧面印证了太仓几十年来的沧桑巨变！我们退休老人能过上舒心的晚年生活，多亏党和政府为老人们擘画好的‘金色夕阳图’！”

看露天电影

□水 金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太仓还没有电影院，老百姓大多不知道电影是怎么回事。有上海亲戚的人家才知道一点有关电影的事情，往往说得神乎其神，令人捉摸不透，听者则心里怪痒痒的，多么渴望何时有机会一睹为快。

这种机会总是有的。那时驻扎在太仓城厢镇的解放军部队，为了丰富部队的精神文化生活，对军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就在当时的太仓公园（现在的弇山园）后面一块空地上放映露天电影。电影虽是为军人放映，但军民关系水乳交融，所以大人小孩就在空余地方与部队一起观影。太仓民风朴实，大家都规规矩矩地观看，从没有发生过喧哗争吵的事。

那时的太仓公园不卖门票，前后畅通无阻。部队之所以选择这里作为露天电影的放映点，是因为这里距离部队驻地最近。更主要的是，公园北面有一块面积较大的空地，是非常理想的放映露天电影的地方。

清晰地记得，我们在首次观看露天电影前，都按捺不住内心的亢奋。那天放学后，一名熟悉的小战士向我们透露一个信息，今晚将在太仓公园放映露天电影，并且绘声绘色地描述电影如何的精彩。我们早就渴望有朝一日能够看一次电影过个“瘾”，现在经这位战士一说，顿时吊足了我们的胃口，兴奋激动得狂奔乱跳，回家后两三口扒完了晚饭，就盼望着天色早点暗下来，心里不住地想象这神秘的“家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解放军部队驻扎在当时的城厢镇新仓街62号，这里以前是著名的蒋家花园，里面有大小不等的数十间房子，中间伴有青石嶙峋的假山、飞檐翘角的亭子、逶迤曲折的长廊、锦鳞穿梭的池塘，美不胜收。这里也是我们孩提时代经常光顾玩耍的乐园。

好不容易熬到部队整装出发，我们乖乖地尾随其后。其时，太仓公园那块原本杂乱无章的空地，已被清理得干干净净。入场时，部队以连队为单位，整整齐齐席地而坐，但见场地西面竖起一块洁白的银幕，中间安置着放映机和小发电机。放映员正忙碌地安装机器，不时对着话筒“喂喂”喊几声，试听扩音机的效果。我们则安静地坐在外围的地上，凝神关注场内的动静，心中嘀咕着怎么还不放映呢？

在放映员安装机器的当口，部队之间发起了相互拉歌的热潮，场面瞬间沸腾起来。这边在喊：“请三连唱个歌，好不好？”那边连队积极响应，有人带头领喊：“欢迎三连来一个！”随后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这边唱罢那边接着拉歌，场面始终活跃而欢快。

放映员准备停当，便通过麦克风介绍即将放映的电影片名及主要内容。记得那晚放的电影是《翠岗红旗》，讲述了抗战时期红军战士的英雄事迹，情节扣人心弦，十分感人。电影结束后，我们几个孩子悄悄议论：这电影真神奇，敢情那个机器里“藏着千军万马”，要不银幕上怎么会有“打仗”的精彩场面？想想又不对，机器那么小，容纳不下那么多人马。反正想来想去就是想不明白，无法自圆其说。直到翌日请教了学校的物理老师，才大致明白了其中的科学原理。

从此以后，只要放映露天电影，我们几乎逢场必到。由于我们就住在太仓公园附近，所以每当看见公园空地上架起银幕，就知道当晚肯定要放电影了，于是晚饭后就早早等在那里，看放映员整理片子，擦拭放映机，安装发电机。有时，我们也主动帮助递个工具什么的，彼此关系非常融洽。

太仓公园放映露天电影的信息不胫而走，不仅附近的居民来看，住得稍远一点的居民也纷纷赶来，甚至连郊区农民也成群结队前来“轧闹猛”。这空前绝后的盛况，无疑成为当时太仓公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然而问题也接踵而至，放映的场地就这么大，容纳不下那么多观众，总不能把一部分老百姓拒之门外。那么，有没有办法妥善解决呢？

后来部队采取两项措施解决了“人满为患”的难题，一是坐得尽量靠紧一点，腾出地方让老百姓观看；二是把放映场地向西、北两面拓展，铲除了那里的杂草灌木。这样，可以确保老百姓都能入场观看，皆大欢喜。

此后也曾发生过有趣的小插曲。由于那个年代还没有及时准确的天气预报，所以观看露天电影难免发生意想不到的情况。有一次刚开始放映电影时没下雨，放了一会儿突然下起了小雨，这正是电影放到十分精彩的时候，于是坚持放下去，大家心中默默希冀老天爷帮帮忙，不要再下大了。然而，这回天公偏偏不作美，雨越下越大，后来竟下起了瓢泼大雨，不仅银幕上的形象看不清，而且麦克风里只有雨声没有人声，放映员不得不向大家宣布结束放映。这时坐在四周的老百姓一哄而散，个个淋得像落汤鸡，狼狈不堪。解放军们则依然静坐不动，待老百姓走后，才在雨中列队回营房。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太仓建造了首家电影院，从此结束了观看太仓公园免费露天电影的历史。掐指算算，大概经历一年多时间，看了不少国产故事片，如《白毛女》《刘胡兰》《钢铁战士》《南征北战》等；也看了几部当时的苏联故事片，如《丹娘》《保尔·柯察金》《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等等。

那时观看露天电影让我们受益匪浅，它是孩提时代难能可贵的启蒙教育，扩展了我们的视野，丰富了我们的想象，架构了追求未来的梦想。

投稿邮箱:603468841@qq.com

诗三首

□胡 俊

咏竹

竿坚叶青腹中空，
春夏秋冬精神同。
愿舍瘦身成竹器，
不损声誉反生荣。

咏松

峭壁悬崖傲紫穹，
严寒酷暑绿葱葱。
看穿变幻风云事，
我自巍然豪气雄。

咏红梅

腊月芳菲飘落尽，
红梅墙角独精神。
纵然大雪飞天下，
依旧枝头笑待春。

咏蟹爪兰

□高志强

滕飞展叶忘乎情，
不惧寒冬尽力拼。
绛似精灵连碧玉，
称奇雪月亦萌生。



山居晨韵 □陶湘基 画

童年的“取暖三宝”

□金 心

急火燎地拿起书本呼呼扇风。有时火苗是窜出来了，可小脸却被抹得脏兮兮，滑稽至极。

在那些朔风劲吹的冬日，在老师抑扬顿挫的声音中，知识一点点在我们幼小的心灵萌芽、吐蕊。一个个小火盆就像一个个小太阳，每次写字翻书时冻僵的手指伸上去烤烤，融融暖意能让小脸灿然如花。有时我们也会将苞谷豆埋入热灰里，课间迫不及待地刨开，一粒粒蓬松的苞谷花让满室窜香，扔进嘴里酥脆爽口。

如今市场上的暖手宝可谓琳琅满目，或许是因为那年脚被此物低温烫伤，从此就心生畏惧，跟此“宝”彻底绝缘了。一次在一古镇游玩，无意中在展厅看到一种做工极秀雅的丝绸绣花的中国风棉袖筒，它瞬间就将我引入童

年。母亲说，我还是襁褓中的婴儿时，冬日每次睡醒，她总看到我不哭不闹，对着双手上的小老虎棉袖筒唧唧呀呀说话，有时还乐得伸胳膊蹬腿，咯咯笑个不停。或许在孩子的眼里，举目皆是玩伴，“小老虎”也是有生命的。

儿时的冬天，即使到了滴水成冰之时，我的手上也从未生过冻疮。极善女红的母亲，早在夏天就为我们一家老小做好棉衣，缝制好一双双棉袖筒。那时我极喜那种红色碎花棉布面的，每到“白雪飘兮轻若絮”时，我总喜欢在漫天雪花中，伸出胳膊让雪落在袖筒上，红底衬白花，分外妖娆。那一朵朵形状各异像水晶般剔透莹洁的小雪花，一次次点亮我的眸子，也让一份诗意在心间萌芽。